

胡冬林和他的森林王国

◆ 邵瑾

冬林兄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但他送我的《野猪王》和《青羊消息》两本书却一直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会翻其中一本从书架上拿下来读一会儿。读着读着,就感觉有一丝熟悉的烟草味从书页间飘出来。

那熟悉的烟草味最初来自一个栽满烟屁股的硕大烟缸。那是2012年的秋天,在长春的冬林兄家,他向我讲起了他的森林奇遇:譬如如何在长白山上“戴面纱”,如何在森林里与星鸭约会,如何胆战心惊地穿过熊的领地,他还讲起在森林里遇到的一个“戴面纱的女人”……

那是一次彻夜长谈。漫长的秋夜,我俩你一支我一支,烟屁股把一个海碗一样大的烟缸都栽满了。冬林兄一谈起他的长白山森林就刹不住车,等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把一个厚厚的日记本全记满了。

1

你知道“大窝集”是什么意思吗?冬林兄问我。他看我直摇头,就接着说,“在满语里,就是‘黑森林’的意思。”

很长时间,胡冬林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大森林?后来他经过考证家族史料,认定自己是赫哲族人,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民族自古与森林有缘。那是一种源自血脉的东西。

7岁时,母亲给他买了《森林报》(昆虫学(纽约时报科学版)),后来他又看了《塞耳耳自然史》(动物志)《野兽之美》《瓦尔登湖》《长白山史话》等许多书籍,让他对大自然产生浓厚兴趣。真正对他有启蒙作用的是美国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1979年,科学出版社出了她的译本《寂静的春天》,让胡冬林“头脑发生了一场地震,并且此后余震不断”。

胡冬林住在离长白山保护区大约有10分钟路程的二道河镇一间租来的房子里。每天阳光一照到书桌上,胡冬林就会做5分钟激烈的思想斗争。是先在洒满新鲜阳光的书桌旁写完500字再上山,还是马上上山?他上山一趟大约要走15公里,但长白山的吸引力太大了,整个林子都是他的书房。

只要一上山,胡冬林的心情一下子就好得不得了。他说,“我仿佛是整个林子的主人,所有动物啊鸟啊昆虫啊植物啊都是我的同类。我喜欢它们,欣赏它们。”

每回胡冬林上山都要套上一身旧迷彩,背一个帆布背包。背包里装有必带的几样东西:望远镜、笔、笔记本,帐篷和高瓦数的手提矿灯也是必须的,因为碰上大雨天或者黑夜回不去,随时可能要往野外安营扎寨。还有相机,每次出去,他都能新拍到一些没见过的植物、蘑菇、昆虫的图片,七八年来,他积攒了几万张。

随身带的还有一个不锈钢杯,用它来装山泉水喝。当然还会带适量的咖啡、干粮、水果、香肠以随时充饥和补充体力。还有就是一罐糖尿病患者每天必须吃的药。

但胡冬林绝不带枪和刀,在他眼里,森林里所有的动物以及一草一木都是朋友。唯一一件万万不敢忘的武器,是警用防暴催泪喷射器。里面装的是美国进口的喷射剂。那是用来对付棕熊和黑熊的。万一在原始森林里和它们狭路相逢,对准它们头部猛喷一下,可以对它们造成十几分钟的麻醉,又不至于真的对它们造成伤害。可就是这短短的十几分钟,就足够你迅速逃命了。

原本,胡冬林是抱着体验生活的目的进的长白山,没想到他渐渐真正爱上了那里,甚至到了离不开的地步。

几乎每个晴天他都会进入原始森林,认识花鸟

记树磨蘑菇;寻访前猎手、挖参人、采药人、采野生菌和野菜的人,听他们讲述放山打猎和野生动物的故事;体验观察自然四季美景和动植物生活,了解森林生态奇妙而复杂的关系……

“晚上在海拔1200米的暗针叶林中休息,这里阴凉安详静谧,间或有旋木雀着涩文弱的啾啾轻鸣和褐头山雀肆无忌惮的喳喳长调。空气中弥漫着冷杉散发的特有的松脂香气。这片原始森林地面覆盖着一层厚达一尺的翠莹莹的塔藓或长发藓,远看似一片凝固的平稳起伏的碧绿湖水。青苔层低洼处和倒木湿朽的树身两侧,遍布着数不清的五颜六色的各种牛肝菌,仿佛整个牛肝菌大家族全都来这里聚会……”

这是胡冬林《山林笔记》里的一段,几年下来,他记下了50多万字。每天少则千余字,最多的时候会记满六七页,抽屉里已经积攒了6大本记满文字的笔记。他平时用锁锁着,宝贝得跟命一样。

2

在河边灌木丛边缘,他有一个天然的办公桌:一棵直径1米左右的大青杨的平整圆盘根座当桌面,从旁边搬来一个伐木工丢掉的原木轱辘当凳子,这是从2007年起,他在原始林中找到的最别致的写字台。

他的许多山林笔记和《蘑菇课》《野猪王》中的两章草稿就是在那台子上完成的。他在那里也有许多邻居——高山鼠兔、一对褐河马、一对棕黑绵蛇、多对鸳鸯、一窝四只麝鼠、一窝花尾榛鸡及四头狍子。在那里,他还遇到了一个“戴面纱的女人”,“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他看我露出疑惑的表情,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戴面纱的女人”其实是一种蘑菇。”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他为了拍蘑菇的图片,就在森林里住下了。他把帐篷扎在一块空地上,矿灯一晚上也没敢灭。

一个人在山上太孤单了,那种感觉随着夜色的加深越来越强烈,各种响动,各种叫声,有鹿的、狍子的,还有各种鸟的——在森林里,凌晨三点,各种鸟叫就开始了。

胡冬林在那一蹲就是一两个小时,他要拍的这种蘑菇叫“戴面纱的女人”,也叫“鬼笔”。能长半米高,平均每分钟长两厘米,从帽底下长出裙网,发出绿莹莹的光,妩媚而诡谲。

这种蘑菇原本长在巴西热带雨林。在长白山温度这么低的地方,他说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打死也不会相信。

“记得后来下起了雨,我躲在帐篷里避雨,正好女儿给我发来了短信,手机屏幕一闪一闪的,也发出绿莹莹的光,整个帐篷似乎一瞬间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鬼笔’蘑菇,别提多美了。”记得胡冬林和我说话的时候,神情幸福得像个孩子。

他还经常随当地科研所专家王柏上山考察学习。慢慢地,他也变成一个“森林通”,可以辨认180多种鸟,200多种植物和100多种蘑菇。

胡冬林说,若干年后,这些森林笔记将是他留给后人的最珍贵的财富。

3

在森林中远没有想象中那么浪漫,因为危险无处不在。

究竟遇到过多少次危险,胡冬林已经记不清了。有两次,差点把命给丢了。一次是他写《青羊消息》的时候,为了寻找青羊的踪迹,在坡上一脚踩空

滑倒了,顺着坡往下滑,后来被悬崖上的一颗刺槐钩住了,往下一看,底下就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还有一次,因为走道着急,差点一脚踩到北极熊。它盘在路中间,就像一坨大便一样。很不容易发现,他的一只脚刚迈过去,幸亏悬在空中没落下,捡了条命。

那是一种剧毒蛇。一旦被北极熊咬伤,伤口附近会有刺痛,二十分钟后受害者就会产生肿胀、晕眩、呕吐,最后导致昏迷,在荒郊野外一准没命。

胡冬林前肩受过多次伤。一次是为了拍熊能飞翔四五十米的小飞鼠,扭伤了腰。一次是为写散文《拍熊》,扒着岩石近距离观察水獭,致使熊掌带拉伤。还有一次是为拍照举着望远镜大白熊而滑占中学秋沙鸭食场的养殖户,被树枝划破了个眼。

在胡冬林书房里,还摆着一个最惨烈的头骨标本和一根钢丝套勒住的马鹿的胫骨。它们被胡冬林用红色的布蒙着,仿佛来自远古部落的图腾。

每个标本背后都有一场残忍的杀戮。那是胡冬林有生以来听当地猎人讲过的最惨烈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讲述的是一头三岁母棕熊和两头幼熊的悲惨遭遇。

在长白山森林里,一头母熊领着两头幼熊,被猎人追杀。猎人一直追了一天一夜,母熊被射杀。两头幼熊看到倒在血泊里的妈妈再也不知道逃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睁睁被射杀。一家三口,三分钟被灭门。杀死的熊头被制成标本,叫价七八千元。这个母熊熊一家三口悲惨的命运让他犹如雷击,让他热泪盈眶,他托人辗转数次,想尽办法终于把那个母熊熊的头部标本要了回来。

第二个故事是胡冬林到火山峡谷时听一个向导讲的。

那是1979年的盛夏,向导进山时,突然听见一阵臭气,循味前行,猛然看见二十七只马鹿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峡谷漫坡上。那是一条通往谷底的山路,马鹿喝水的小径。盗猎者在鹿群的必经之地布下层层叠叠的钢丝套阵,勒死了这些马鹿。但盗猎者长时间没来探看,致使这些死鹿一个个腹胀如鼓,内脏高度腐烂。可怕又可悲的是,一头黑熊嗅到腐肉味赶来吃腐肉大餐,结果也钻进钢丝套被勒毙。许多年过去,有些钢丝套仍留在原地。长白山北坡现存马鹿仅有二十多头,但盗猎仍时有发生。后来在那个地方,胡冬林捡到了那根被钢丝套勒住的马鹿胫骨。

胡冬林时刻把两套标本放在自己书桌上。写作时,他就感觉有两双绝望的眼睛在看着他。他后期有几篇散文,就是在它们的陪伴下写出来的,而成为绝笔的《熊冬眠树》就是为棕熊一家三口悲惨命运的立言和呼喊之书。

我从没有问过胡冬林隐居长白山那么多年的真正原因。难道仅仅是为写作体验生活吗?也许最初是,但后来肯定不是。否则他也不会不畏艰险,冒着生命危险去举报偷猎者和对当地环境的破坏者。

但有一条毋庸置疑,射杀母棕熊一家的炸子,同时也击中了胡冬林的灵魂,从此把他和长白山那一整片森林连在一起。

如今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一定不愿意离开长白山,不愿意离开他的森林王国。森林里每一棵松树都有可能是他的化身,那林中奔跑着不断回头的小鹿,它分明有着和冬林兄一样温柔的眼神。

作者简介:邵瑾,诗人、作家。曾获第6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首届泰山文艺奖、首届蓝塔诗歌双年奖等奖项。出版诗集《凌晨三点的歌谣》《徒步穿越半个城市》及散文集《夜莺飞过我们的城市》。

把美妙自然种进人的心灵

胡冬林生态文学创作启示录

◆ 马季

自然之美,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但在物质时代这个主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生态文学作家胡冬林用他的生命做出了解释:认识自然,描绘自然,保护自然。

胡冬林长期置身于长白山原始森林,关注季节变换中大自然的每一个细节;捕捉动植物的色彩与气息,记录它们的生长与迁徙,为它们的生存空间奔走呼号;他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作家的力所能及。实际上,他是通过动植物的生命世界照亮人的心灵世界,首先照亮了他自己。

我与胡冬林相交甚深,几乎所有关于生态自然的知识都是从他那里获得,尽管如此,在读完《山林笔记》一书后,我还是有所震撼,新的感受立刻调动记忆,往昔一幕幕在脑海里再现。但有个问题逐渐浮现出来,读冬林的作品为什么每每会有新的认识?难道是感情因素在发挥作用?

不对,作为一个资深文学编辑,对阅读的苛刻之于我已经是一种潜意识,绝不会因人而异,只会因作品而异。将近二十年来,我对冬林创作的体认经历了由宏观到微观,再由微观到宏观的过程,这当然和我与他的频繁交往有关,他人是体会不到的。

表面上看,胡冬林写的是对长白山动植物生存状态的关注,但实际上他关注的远不止这些。《山林笔记》很清晰地透露出这些信息,他试图通过对动植物生息的点滴记录,揭示原始森林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进而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大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切片式的书写与展示。

从胡冬林的主要作品来看,早期的《鹰屯:乌拉田野札》即已开始注重对人类文化与自然生态之间关系的分析,《野猪王》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这一创作理念,作品让作为主角的野猪的一切行为有了源自于自然的动物行为学的依据,解析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幅辽阔的生态系统画卷。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还发现对生态环境理性认识的重要性,简单的保护动物的概念,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很多动物表现出的行为是长期进化而形成的习惯,这种习惯是动物适应自然、适应人类的结果。

《狐狸的微笑》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中包括《青羊消息》《拍熊》《原始森林手记》《约会星鸭》《蘑菇课》《黄金鼬》《山河河谷》《狐狸的微笑》等八篇重要作品。在《拍熊》一文中冬林以一个生态专家的身份,深有感触地告诉读者:大概每个人的一生都需要一次荒野之行,因为荒野之行的最基本的朴实性是令人激动的,它使我们贴近了远古人类的心灵。

其实,荒野之行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新奇,更在于它给了一个人犯错误的充分自由,荒野会让我们尝到由聪明和愚蠢的行为所带来的奖赏和惩罚,而这种感受早已被文化所构筑起来的千道栅栏缓冲和抵消殆尽了。

长篇非虚构作品《金角鹿》是胡冬林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这部作品对长白山鹿王家族的描写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一个没有森林生活的作家绝对不可能写出如此令人震撼的作品。作品细致描述了鹿王与猎人的几次对决,鹿王曾经被猎人的枪击,却始终不肯放弃对鹿群的保护,并且勇敢而又智慧地逃出了猎人的魔掌,虽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最后一次,年老的鹿王终究没有躲过猎人的猎杀,中枪倒下,生命危在旦夕,猎人自以为得手喜出望外,当他向猎物走近时,发现奄奄一息的鹿王竟然“又翻身爬起,摇摇晃晃向密林跑去”,“用尽最后力气纵身一跃,跳下悬崖”。

鹿王的坚定信念,以及拥有鹿伟大的母性,让人看到了力量的力量,面对自然生态里如此不屈的灵魂,高贵的灵魂,人类难道不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吗?胡冬林生态文学作品最大的魅力就是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描述,当然这也是他独有的,无人能够替代的贡献。唯有大自然熏陶出的人格、养成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爱的认识和理解,才会如此感受生活、表现生活、歌颂生命。

这也正是胡冬林作品的精神实质:胡冬林生态文学创作所表达的并不是一种把主观意识修进美妙的自然当中的行为,而是一种把美妙的自然种植进人们心灵的行为。

(作者为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专家,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特别策划之森林的孩子胡冬林(二)

书画赏析

满卷书香

既是实用宝典,也是专业教材

——读《新时代绿色社区生态文明建设读本》有感

◆ 本报记者 闫艳

作为城市社会最基础的单元和细胞,社区一向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尤其是绿色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社区承担着营造宜居环境,凝聚居民力量等重任,发挥了有序推进节能节水、绿化环卫、垃圾分类、设施维护等工作的重要作用。

但是,面对推进新时代绿色社区生态文明建设这个大课题,不少地方和社区深感难度与挑战。中国环境出版集团出版的《新时代绿色社区生态文明建设读本》(以下简称《读本》),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作者刘建雄长期致力于基层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和宣传

推广。在书中,他对社区生态环境、创建绿色社区行动、绿色社区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理论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将绿色社区生态文明建设含义、内容和方法等必备知识点配制结构图解,十分方便读者深入形象地理解并运用于实际工作。

可以说,这既是社区层面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行动指南,也可以作为生态环境和民政社区部门的工具用书,以及大中高职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教材。

对于一些具体问题,《读本》给出了系统的分析与总结。比如针对社区环境短板,书籍对社区生态环境现状进行反思,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教育尚处启蒙阶段,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未能构建生态系统,社区环境管理不到位,社区

生态文明建设资金不足,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难以推进,物业服务企业没有履行社会责任等六大短板,启迪读者去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

当然,《读本》也创新性地提出了绿色社区生态文明建设方法,重点是构建有效实施机制:即社区居民委员会、小区业主委员会、小区物业服务企业3个相对独立的社区正式组织,通过业主委员会这条主体纽带,构建绿色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组织体系。

笔者作为江苏省自然学校建设项目负责人,已然将本书作为开展自然教育的指导用书。

以宣传倡导自助绿化养护为例,在新冠疫情期间,结合国际家庭日、国际儿童节,笔者团队突出人们对自然“赏”与“用”教育重

点,利用“江苏月牙湖自然学校”微博平台开展线上自然教育。在绿色家庭层面,明确“家庭自助绿化”主题,从“自助绿化作用”“小型生态系统”“东西方实践经验”等方面引导社区居民美化、改善居家生活,培养为自然付出,享受自然的和谐生活方式。在绿色学校层面,也以“校园自助绿化”为主题,分别从“生活垃圾分类建立废品班费”“班级自助绿化养护校内植物”“校园常见绿植作用”等方面发微博,指导学生美化校园环境,改善校内生态,从而影响局部区域性小气候,都获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一本好书是知识的积淀,是经验的总结。期待《读本》能引发热心生态建设宣传同仁共同探究自然教育新理论、新实践。

图片新闻



为迎接国庆节到来,广州市打造多条历史文化旅游线路,寓教于旅,为游客准备了丰富的节日文化大餐。其中“羊城历史文化穿越之旅”体验活动,市民可参观广州博物馆(镇海楼)、粤剧艺术博物馆、永庆坊、黄埔军校等历史文化景点,感受羊城悠久历史、非遗文化、红色传承,备受欢迎。图为市民在广州博物馆参观。

人民图片网 供图



作者:王家利